

简牍纪事

作家上阅读课与职业语文教师有何不同

□王小庆

舒羽是个诗人。前几天,她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。

整本书阅读

像舒羽这样对教育充满热情的“非职业教师”,本身就是一本丰富的书。她参与的用课堂推进学生对于书籍的阅读,可被称作“整书阅读教学课程”。其意义不是“作家进课堂”那么简单。其中透露的,是教育力量的融合、阅读推进的努力,以及对文化价值的思考。

舒羽带给学生们阅读的书,是茨威格的《看不见的收藏》。

这本书的故事不长,也并不复杂。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收藏家,沾沾自喜于自己毕生收藏的名画,却不知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,妻儿早已将他的收藏品悉数变卖,只留下一样大小的白纸在原处。此时,一个古董商雷尼克来寻访他,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在客人面前大谈自己的“收藏品”,越是兴高采烈,越是令人唏嘘。

《看不见的收藏》能让读者看见许多东西:战争的残酷、生活的无奈、艺术的力量,还有作者茨威格放置在故事中的无处不在的创作手法……

学生们阅读的这本书,是著名小说家小野从德语翻译过来的版本,其中的插画是由德国著名插画家埃达·斯基伯绘制的,她用“最抢眼的色彩,最夸张的动作”,将故事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作为作家的舒羽比一般人更清楚这部作品中所隐藏着的文学秘密,但她必须确定:在这堂课堂里,教师应该揭晓哪些秘密?怎样揭晓?

一只红眼睛

她选择用“眼睛”来带领学生们“看见”

《看不见的收藏》。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态度——无论是对原著,还是对课堂。

这只眼睛,原本是用以观察文本、理清叙述角度的,为了与文本的格调一致,这只眼睛被设计成了红色。按照舒羽的说法,红色既表示狂热,又表示悲伤。眼睛的第一层,是作者的视角;第二层,是故事叙述者雷尼克的视角;再往里一层,是老收藏家女儿安娜的视角,叙述她们母女俩是如何编织谎言哄骗老人的;最核心的一层(瞳孔),幻灯片的图片上没有任何提示,但相信细读过文本的学生们已经心中有数了。

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阅读切入角度。仅凭这只眼睛,学生们就能找到进入文本的钥匙和路径,并且沿途享受丰富的发现。

于是,诗人与学生们一起用这只红色的眼睛挖掘文本,试图看清楚故事内外的每一个细节。

课堂上教师采用的方法很朴素——提问。她设计了大量的问题(事后有教师使用了“问题群”这一说法,非常形象),来与学生们一起探讨。

她所设计的问题,有些直指人物分析,有些关乎背景理解,有些涉及写作技巧,有些则深挖作品的现实意义,譬如:

安娜和她的母亲撒谎了,你怎么看?

发现老人失明,雷尼克的内疚从何而来?

雷尼克有哪些品质?

在与老人的共同鉴赏中,雷尼克有过几次走神?

什么是古董商?

一位伟大的收藏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修养?

提问雷尼克:你拜访老收藏家的初衷究竟是什么?

提问茨威格:为什么楼下是一家裁缝店?

这些问题,不乏深刻而具讨论意义的,也不乏能引发读者重新进入文本的,甚至

有些问题(如“与老人的共同鉴赏中,雷尼克有过几次走神?”)极具创意,牵一发动全身,让学生对故事产生一种别样的理解。

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,师生都可以用一节课的时间进行讨论,甚至可以为此写出一篇研究性报告。因此,选择最有必要的问题进行研讨,进而抓住文本精神的“七寸”,成为课堂上教师的一项必需技能。

可惜的是,舒羽并没有职业教师的拿捏功夫,她没有把握好“问题群”的问答节奏,仿佛一桌满汉全席,被平均地放到了一批小碟子里,学生只能浅尝辄止、意犹未尽。

舒羽设计的这只眼睛以及它所扫描到的这些问题,不仅是用来看文本的,还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学生、观察课堂。她为这堂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,对各个环节进行了设计。

比如,在课堂的前半部分,她组织学生们进行“我是收藏家”的角色扮演——演绎雷尼克与老收藏家之间的对话,呈现老收藏家对古画的热情和专注,以及雷尼克的表面应和与内心感慨。

这一招对职业教师来说并不新鲜,甚至显得有些幼稚,我甚至担心可能会使课堂浮于表面。然而,舒羽在课前预习阶段就让学生们去了解了伦勃朗、丢勒的作品及其特色,使得学生们在这一环节的表演丰富而有趣。可见,文本的阅读不单在于故事本身,更应包含其背后的文化元素。

再比如,舒羽现场组织学生进行了“藏品拍卖会”,拍卖的仍然是伦勃朗和丢勒的作品。这一环节的设计,明显有两个意图:一是继续加深学生对艺术的理解,二是引出故事中的一条暗线——通货膨胀。老收藏家的藏品之所以被贱卖,正是由于战后经济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。舒羽不厌其烦地用概念和数字帮助小学生理解“通货膨胀”的含义,也许在她看来,这是理解《看不见的收藏家》这一故事的关键线索之一。

对舒羽而言,在课堂内组织这样的活动,除了让学生们喜闻乐见地“看文本”,更重要的恐怕是她自己想“看学生”“看课堂”。是的,她基本做到了,虽然未必很深入。接下来,她又回到了故事本身,用了大量的概念、问题、归纳来对《看不见的收藏家》进行细读。

“后半节课有点匆忙”,事后她这样反思。是她的视线发生了转移:从学生身上回到了文本。

冒险、融合与创造

诗人舒羽在课堂内的多重目的,使得她的教学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。她的教学很有创意——有各种层次的“问题群”,有学生倾情投入的角色扮演,有枯燥但有

贵的礼物。

比如,在讲到雷尼克初次拜访老收藏家的时候,教师给出的概括是“层层升级的狂热,疑窦丛生的告退”,并罗列了以下几种写作手法:

1. 反复强调。
2. 反差对比。
3. 急火猛攻式的动词使用。
4. 引人深思的心理描写。
5. 精彩而准确的对话。
6. 戏剧性的情节冲突。
7. 肌理细密的层次。

另外,在故事中,安娜叙述收藏品的丢失原因这一节仅仅用了550字,而这部分正是故事的圆心——战后经济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,是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。教师引导学生去体会茨威格在此处的高超写作技巧,并总结如下:

1. 用数据加强真实性。
2. 以俗称(老小姐)暗示人物的生存际遇。
3. 一语双关,呈现复杂的心理,又承上启下。

4. 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。

5. 写作布局详略得当。

这些知识,信息量大,且基本上是单向灌输。但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作家对茨威格作品的独特视角与发现,其思维方式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们的阅读。在课后研讨中,特级教师赵群筠也说:“我从来都不觉得一堂课必须把所有的东西搞懂。她打开了这么多扇窗户,给学生们思考,这样就很好。”

至少,当教师在课堂最后再次呈现本书作者茨威格的介绍时,学生已经获得了对作者的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至少,当教师问“你读到的是悲剧,还是喜剧”时,学生的回答丰富而有理,有人甚至说这是一个“悲喜剧”,能让“哭笑不得”。

至少,当教师问“老人看见这些画儿了吗”后,哪怕听课的教师也坐不住了,课后有人专门撰文质疑:老人真的不知道他的收藏品被调换了吗?

一旦我们在课堂上追求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效果,更是新鲜视角、独特逻辑、生活信心以及对于文字的创造性发现,我们的课堂就已经在向立体、多元的方向迈进。这样的阅读教学,难道不是我们需要尝试的吗?

因为在这样的课堂里,作家与文本、与学生、与教育的对话,反映出的是教育的社会融合,它打破了学科教学的闭关自守,让教育从此变得持续有力,开放而生动。

(作者为北京源创图书副总编)



书名:《看不见的收藏》

作者:[奥]茨威格

出版者:新星出版社

质感的小说语言分析,有鲜为人知的故事背景介绍。

热心于教育的她,已经做得非常“教育”了,尽管从教学的艺术来讲,或者从教学的效果来讲,她的这些做法多少有点行云流水,没有明确的落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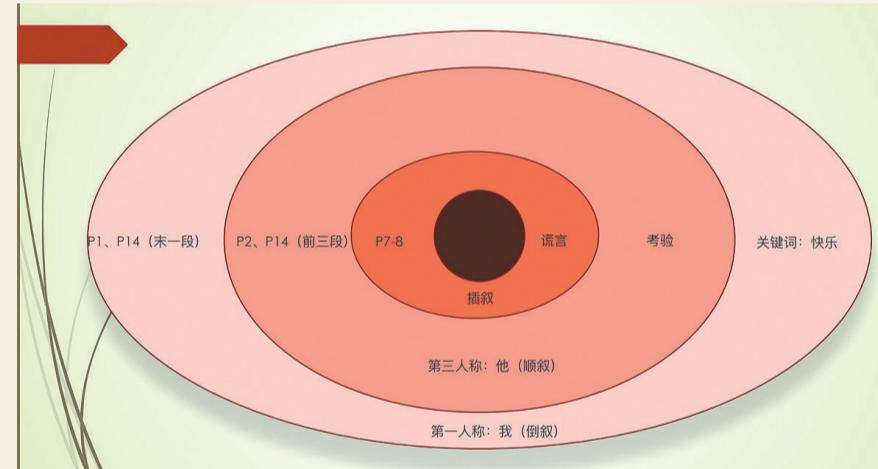
但诗人就是诗人,我们不能用教师的标准去评判她的课堂。

事实上,聘请舒羽给小学生上课,是一种冒险;聘请中学、大学的教师给小学生上课,也是一种冒险。职业或研究领域的不同,会使得他们的教学与我们的期望脱节。这在课后研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:几乎所有的教师的点评,都指向教师的教学,都是从课堂环节设置、师生互动、学习任务的布置等专业性要求来评价诗人教师的——在这种语境下,“非职业教师”的教学,显然漏洞百出。

但这样的冒险又极具价值。且不说舒羽在此次教学中的努力,也不说她本身所具有的与学生间的超强亲和力,仅仅就她对于故事文本的敏感度和观察力,就已经给学生带来了足够的养料。

她在新近出版的《做一只充满细节的蜗牛》一书的序言中宣称,“写作就是说话”,“不仅让自己说话,还要听别人说话”。我们是否可以倒过来说,“说话就是写作”?

对一个作家来说,写作是他的独门法宝,因此,当舒羽以写作的角度切入文本,以写作的角度分析故事,以写作的角度联系生活时,我们知道,这就是我们的课堂所需要的,也是她作为诗人带给学生们最珍



建成时间:2014年
书房面积:6平方米
藏书数量:1000册



□永嘉县第二高级中学
戴柏葱

我的书房叫“六方斋”,原来只是个堆放杂物的储藏室。后来经过简单装修,就成了我的书房。

之前曾有过几个备用名,譬如“有不为斋”,取意为“君子有所为,有所不为”;又如“不器斋”,取意于

“君子不器”。然而“有不为斋”林语堂大师用过,不敢贸然再用;“不器斋”则谁都用,好用名滥了。

那天拿来尺子一量,书房就是6个平方多一点点,于是“六方斋”这个名字脱口而出,算是解决了书房取名的问题。

名正了,然后就开始布置了,一切以适宜为要。靠墙并立的两个五层高的书架,是网上买来的,自己组装了两个多小时。边角的电脑桌,是以前用过的,放着刚好。用来读书写作的书桌,是我在镇子上多家家具店寻找比较

家中无长物 买书做孺人 ——六方斋的前世今生



的成果,大而得当,质地结实,价格实惠。椅子十分好找,不太软就行,以免坐得太安逸。后来考虑到有时需要在书房小憩,于是又从网上买了可折叠的躺椅。

窗外远山如黛,购置几盆绿植在窗台,略有增胜。

想起汪曾祺曾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老舍先生的书房:“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,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。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。里面陈设很简单,一桌、一椅、一榻。”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书房,也仅此而已。六方斋,已经足够我这个“半吊子”文人使用了。布置完毕,开始把散落在家中各处的近千册书,归拢到书架上。书架很快就满满当当了,于是又横着叠放了很多在书架的空隙里。后来因为不断添置书籍,实在放不下了,就又买了一个五层高的书架。

就这样,六方斋焕然一新。这是六方斋的荣幸,更是我的荣幸。大凡自诩为文人的,总要有个属于自己的书房,如此则虽天下大事纷扰,而我自安于一室。自此

“君子居易以俟命”可也。

我在六方斋的日子也是如此,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,读书写作,读书写作。想起元人叶颙《书舍寒灯》中的诗句“青灯黄卷伴更长,花落银缸午夜香”,夜读之乐,无过于此吧。

我曾给自己写了副自勉联“日长犹恨疲奔命,夜深未敢忘读书”,用来提醒自己不管日子多忙,都不要忘了读点书。后来,还为此写了篇小文章《也许天堂,只是一个书房》,也写过一首小诗《夜读》,都是在六方斋读书写作的真实写照。

没有六方斋的时候,我的心和我散落各处的书本一样,流离失所。有了六方斋,我才算是安顿了下来。

自2014年至今,我在六方斋大约读了数百本书,写作了10余万字的教育随笔,平均每年在各类报刊发表近10篇文章。部分文章甚至在《诗探索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中国教师报》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。2017年,还有散文被选入了《2017浙江散文精选》一书,可谓收获颇丰。而这一切,几乎都要归功于六方斋的存在。

六方斋带给我的惊喜,还不止于此。我的两个孩子,都曾相继跟着我走进了六方斋,也走进了书的世界。她们都知道,自己的父亲不喜欢应酬,也不喜欢荒废时间,喜欢待在书房里读书写作。她们也喜欢到六方斋找自己的父亲聊天玩耍。当然,后来她们也都爱上了阅读。

家中无长物,买书做孺人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远方的苟且,未来的苟且,如果没有一定的自我精神和人生境界,又该如何面对这些苟且?我无法提供给孩子们一个富裕的家庭,只能为他们的将来埋下一些种子。有了这些种子,或许将来她们的人生能够在不知不觉中,开出许多美丽的生命之花,从而消弭生活中的这些苟且。

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,在《长安春望》一诗中写道“谁念为儒逢世难”,读书人什么时候活得不艰难?但难得清高,难得有自我,更难得精神的自在和逍遥。庄子《逍遥游》中的“蜩与学鸠”,又如何懂得“绝云气、负青天”?

六方斋,我的精神故乡所在。